

给旧照片取新名字

叶艳霞

那是一个寻常的周末下午,父亲放下手里的报纸说:“来看看老照片吧。”他搬出那只漆皮斑驳的绿色铁盒,我们并排坐在旧沙发上。阳光从西边的窗子斜斜切进来,照得空气中的尘埃宛若金色的细沙,缓缓浮沉。

铁盒打开,是一本深蓝色绸面相册,边角已经磨出了白色的纤维。父亲小心地翻开第一页,纸张发出脆弱的窸窣声,像一声轻微的叹息。照片下方有铅笔写的小字,很多已经淡得快要看不见了。“1988冬”“国国百天”……那些字迹工整又用力,如今却恰似褪了色的标签,勉强贴在某段模糊的时光上。

我指着一张照片问:“这是哪儿?”照片里的父亲穿着深蓝色工装,站在一台庞大的机器前,表情严肃得近乎拘谨。他眯眼看了一会儿,才念出下方那行几乎消失的字:“厂里评先进留念,1994。”机器黑沉沉地占据了大半个画面,一对比,父亲年轻的脸显得格外清瘦。我忽然想起,去年他为我修小木凳时,也是这样抿着嘴,专注得仿佛在进行一场精细的手术。“我们给它起个新名字吧。”我提议,“叫‘时间的雕刻师’,好不好?”父亲愣了一下,然后微微地笑了,眼角的皱纹聚拢起来:“我哪儿称得上师,就是个普通工人。”他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那台机床,如同在抚摸一位老朋友的肩。

翻到另一页,母亲抱着我站在阳台上。那是我们最早的家,阳台栏杆的红漆已经斑驳,背景里还能看见工地上的吊车。旧名字是“搬家后第一年”,六个字,轻描淡写。可我第一次注意到,母亲笑得那么开心,眼睛弯成月牙,把我紧紧搂在怀里,我的小手抓着她的衣领。“这张叫‘她的怀抱是第一个世界’,行吗?”我念出这个名字时,声音有些哑。父亲凑近看了看,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:“那天风大,你妈怕你着凉,用外套裹着你,其实后面工地吵得很,灰也大。”可照片里什么都看不见,只有她笑得那么满,满得溢出了那个小小的取景框。原来在母亲的怀抱里,连嘈杂的世界也会自动静音。

父亲渐渐放松下来。他指着一张更旧的合影。照片里,四五个人站在老房子门前,中间坐着一位清瘦的老人。“这是我父亲。”他顿了顿,“你爷爷。”照片没有写字。他指尖摩挲着照片边缘,眼神沉了下去,看了很久,久到阳光都挪了一寸。“叫‘沉默的群山’吧。”他说,声音很轻,“他话不多,如山一般沉稳。”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词形容自己的父亲。蓦然间,我看见的不是位老人,而是一座山如何伫立成另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背景。

最后是一张全家福,在照相馆拍的。我大约五六岁,被父母拥在中间,三个人都笑得有点僵,是那种面对镜头特有的、小心翼翼的快乐。照片下面只有简单的日期。父亲的手指停在照片边缘,轻轻点了点:“这张……叫‘圆满的构图’。”他顿了顿,犹如在确认什么,“那天从照相馆出来,你妈说,咱们人生这张照片,总算不缺角了。”他说得很平静,我却突然被这句话击中。一个念头随之清晰,让我终于懂得,家庭的完整在他们心中是一件需要确认、需要命名的事。

我们一页页翻过去,给许多照片取了新名字。父亲渐渐不再只是回忆“这是哪里、那是什么时候”,开始说起一些别的事:拍照那天穿的新衬衫领子有点硬,回家路上给我买的橘子汽水的甜味,母亲在照片外喊“笑一笑呀”时上扬的尾音。那些我以为只是记录瞬间的纸片,在他的讲述里重新活过来,有了温度、气味和声音。

黄昏慢慢漫进屋里,相册的绸面反射出柔和的光。父亲合上封面,轻轻拍了拍,手掌在绸面上停留了片刻。他说:“这些新名字好,比旧的好。”他说话时,目光没有看我,而是看着窗外渐渐沉下去的夕阳。我知道,我们刚刚完成了一场安静的仪式。这仪式的真义,不在于对过去的修改,而在于以此刻更懂得爱的眼睛为灯,重新照亮了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深情。旧照片还是那些旧照片,但当我们赋予它们新的名字时,恍若为沉默的星辰重新标注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星座。

(作者来自江西石油)

朝阳随笔



王强 制图

卢亚兰

旷野玫瑰

再次踏上通往戈壁滩深处的这条公路,已时隔两年。我依然记得那个秋天的戈壁像极了草原,那一路遇到了很多苍绿的骆驼草和云霞般盛开的红柳。而这次我们是在冬天的清晨出发,天空碧蓝,阳光正好。

冬天的戈壁才是真实的戈壁,枯萎的野草依然强韧,迎着风摇曳,那枯黄是大地苍凉底色。在这苍凉之上,有遥遥相望的高压电线杆拖着几根长长的线丈量着戈壁辽远的边界,高耸的白色发电风车在远处悠悠转动,偶尔会有几棵白杨挺立在路边,素白的树干和碧蓝的天空很是相配。一路的风景透过车窗映入眼帘,和耳机中一首循环的二胡曲缓缓交织。

到达戈壁深处的目的地,宁夏煤化工化验室的两位同事正在做样,我们把随车带去的劳保用品和清洁工具搬进休息室。在整理这些东西的片刻,我被窗台上一株小小的多肉吸引了,那是用一个红色洗衣液桶制作的小花盆,锯齿状的造型,很艺术。旁边的办公桌上,是一个用巧克力盒子做的花盆,一株吊兰浅碧蓬勃。

“这都是丁姐做的,我们宿舍还有很多小花,她下班回去总喜欢折腾这些小玩意。”刚称量完样品的魏转霞笑着走进来,一边拉开抽屉取原始记录,一边给我们介绍她们的驻矿日常。煤化工化验室有三位女同事轮流值守,每周才能回一次家,她们对抗孤独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点事来做。“丁姐很宅,她喜欢待在宿舍看书、追剧。我在宿舍待不住,下班了就在附近溜达,吃完午饭我带你们出去走走。”听着魏转霞的介绍,我想起了正在休假的丁萍。她一辈子就跟化验打交道,煤化工化验室刚建起来的时候,她主动要来驻矿。4年的时间,转瞬即逝,眼看她就要在这儿退休了。回想之际,刚好看到魏转霞翻开的实验记录,一笔一画,旁边是丁萍的签名。

忙完上午的工作,我们一起去食堂吃了午饭,魏转霞提议去矿区走走,办公楼、食堂、活动中心、公寓楼,几栋简单的建筑勾勒出驻矿人的日常。矿区的树挺多,而且都是柳树,垂柳和旱柳搭配点缀着每一条小径,柳树的生命力顽强,最适合栽种在戈壁滩,一层一层的柳条环绕着一个小小的鱼塘,我想夏天的时候这里一定会是戈壁上的一方小绿洲。

矿区很小,很快就走完了一圈,我们又跟随她来到矿区人的“漫步小道”,那是矿区门口的一条水泥小路,两边是公司志愿者栽种的一排排柳树,很弱小,却棵棵笔直。树与树的间隙种满了大钵,它们依然用满身的刺保护着枯萎的花序。在树的边缘,无尽的戈壁一直退却到天边,有一片白色的发电风车给它画出了轮廓。

“夏天这条路上散步的人很多,戈壁滩的夕阳很美,晚上的夜景更好看,风车上的红色灯光会亮起来,很浪漫。”在魏转霞的描述里,我仿佛看见夏天的夕阳一点点漫过这条林荫小道,紫色大钵花摇曳晃晃,远处的风车红标灯次第亮起,一闪一闪的。

午后的阳光里,有过路的羊群横穿小道,悠闲觅食,魏转霞说戈壁的羊群不需要放牧,它们晚上会自己回家。她指着远处的一座小院落说:“听说这群羊是他们家的,夫妻都在附近的矿区上班,兼职养羊。”那个小小的院落里住着戈壁上仅有的一家人,孤零零的,和矿区遥相呼应。魏转霞还讲起很多有趣的事情,戈壁深处发现的湖泊,夏天的夕阳和星空,一边讲述一边给我们翻看手机里的照片。在她眼中,矿区的工作并不孤寂,照片里的她,笑靥如花。

傍晚离开时,轻薄的云层一点点蔓延,我没能看到那唯美的夕阳。透过车窗回望,煤矿渐渐远了。天蓝色的输煤皮带廊,牵着几栋白房子。旷野的风,在它身旁自由来往。

雪落黄河静无声

晨晓的天空微白,昨夜那场凛冽的风渐渐安静了,一场雪越过贺兰山,落在银川东边的灵武。

踏着绵软的雪坐上宁夏能化的厂车,向着宁东出发,窗外的雪花漫天轻舞,在车子驶过黄河大桥的那一刻,我看到了冬天最动人的景色,雪落黄河,静谧又盛大。黄河的臂弯里,这片在冬天格外荒凉的戈壁滩安静地匍匐在白雪之下,枯黄的草和老去的枝都在安静地等待着一场天赐的银装素裹,一个接着一个的塔林在白雪中开出一朵朵银色的花。

从暖烘烘的厂车上走下来,清冷的空气在唇前开出一朵白花,石化大道被来往的车辆碾出一条光溜溜的小道,时隐时现的柏油马路星星点点。道路两侧的土地,一夜之间变了模样。枯黄的草坪不见了,换作两条雪色的绸缎,旁边蜿蜒的管廊上,有轻盈的白雪垂成了漂亮的檐。远处,一团团白雾升起,把高高的烟囱和微白的天空连在一起,仿佛这漫天雪花,都是从那小小的烟囱里喷涌而出。天地作框,飞雪漫舞,高耸的塔林,被临摹成一幅白雪之上的水墨画。

雪落定了。塔林小道上,三三两两的人扛着雪铲、扫把,踏着雪走向装置。静谧的白里,蓝色光点慢慢移动。道路、台阶、平台,积雪一点点被清走。高处的雪不用管,会有戈壁的风来帮忙,戈壁的风肆意且有力,遛个弯就能把管廊上的雪抖落干净。铁锹磕在冻地上,叮叮当当。笑声混着响动,在雪地里漾开。有人堆起圆滚滚的雪人,立在塔林旁。

扫雪的人像用一支支画笔在天地间的画框中仔细描摹着,黑色的柏油马路、灰色的水泥地、黄色的楼梯都一点点明媚地出现了。塔林在雪地中越来越清晰,明亮,机器的轰鸣声在苍茫大地间回荡,像大河滔滔不息。

大家喜欢洋洋洒洒的雪,钟爱落雪的宁

静,但也因雪带来的不便而发愁。宁东落了雪,封闭的高速路会让上下班的人都很焦急,厂车在冰封的国道上小心翼翼地前行,虽然那条路上有很好的雪景可赏,但是大家心中似乎总是有所惦记,车里的人在电话里反复地说着他的装置。于是,大家又期待着暖阳尽快将这场景雪消融,好让这片塔林平稳过冬。

在等一场雪融化的不只是这些塔林的守护者,还有那些没有迁徙的鸟儿们。那一只只守在巢中的喜鹊,和那一群群扑棱棱掠过的麻雀,它们都是这片戈壁滩的常住居民。

喜鹊或许是舍不得离开自己一点点编织的巢,所以会一年四季都守在这里。当它们张开黑白相间的翅膀在白雪中掠过时,人们会不由感叹一只鸟儿居然能有这么坚定、代代相传的信念。

了解过喜鹊和麻雀的生活习性,原来它们会在秋天给自己储备好过冬的食物,悄悄藏在戈壁滩的某个角落。勤快的鸟儿会给自己留下充足的食物以备过冬,也要在冬天到来之前,长好一身密集厚实的“羽绒服”。它们的勤奋和寻食技能成了抵御寒冬的武器,因此,它们没有选择迁徙或冬眠来逃避寒冷,而是一次次张开翅膀勇敢地飞进风雪中,在一片沉寂的戈壁上空划出一道道灵动的剪影。

雪的到来是四季的轮回,无论是戈壁的人还是鸟儿,都无法抗拒这一季的冰雪,能做的只有勇敢抵御,结伴同行。这里的人和鸟儿仿佛都知道,戈壁有着强韧的生命力,在白雪之下藏满了种子,待冰雪消融,春风漫过大地,绿色的新芽就会一点点覆盖这片荒凉。

雪到来的时候,远处的黄河和这片苍茫的戈壁一起沉寂了,冬天在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装,那群从天空掠过的鸟儿是时间写在风里的一行诗: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三分雪白一炷香

一场雪在黄昏的路灯下纷纷扬扬飘落。那个伸着小手接雪花的小孩开心地欢呼:“下雪了,妈妈,下雪了!”在孩子的眼中,一场雪的到来,是特别开心的事情。而我呢,还在担心明天上班时路不好走,似乎有点辜负了这场洋洋洒洒的浪漫。

记得小时候会和我的小孩一样,仰着头看那轻盈自在的雪花旋转着降落,落在脸上,落在眼睛里,瞬间融化的冰凉很舒服。小山村的冬天寒风凛冽,身上的衣也单薄,小伙伴们在厚厚的积雪上用脚印踩出一个大大的圆,于是,那些雪就有了所属权,不是天上的,也不是地上的,而是我们的。

在大树下堆一个丑丑的雪人,找来旧瓶子破罐子做成各种雪的模型,冬天的雪给大山的孩子搬来了一片白色的“沙滩”,冰凉的欢乐。男孩子会集中力量把一段陡坡土路滑成一条长长的冰道,单人滑冰、双人滑冰、串成“小火车”滑冰。女孩子跑过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藏在“小火车”中间,尖叫着滑下去。在寂静的小山村,一群孩子重复着这个单调又有趣的游戏,直到炊烟袅袅升起,才四散跑回家吃饭。

最初喜欢雪应该是雪带来的这种单纯快乐吧!后来遇见了文字,这冰凉的雪才有了意境,有了韵味。

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初遇唐诗,只觉读来朗朗上口,描绘的画卷也极美。活得纯粹的人总是喜欢坚持内心的选择,摒弃太多,只为一颗心的丰盈。柳宗元像一场自在飘扬的雪,明知降落的地点沟渠横斜,却毅然前往。

“别有根芽,不是人间富贵花。”雪落,总会想起纳兰容若的这声叹息,他的满腔炙热在那个冰凉的时代凝结成漫天的雪。

雪是冰凉的、孤独的,也是浪漫的、温暖的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白居易用简单的二十个字勾起了无数人对一场雪的期待。雪天适合好友相聚,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。在冰雪带来的寒冷中,滚烫的火锅和炙热的情感往往是大家情不自禁想要靠近的温暖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岑参把塞外八月的漫天飞雪化作梨花遍野,笔端的春意瞬间驱散了大漠的冰凉和送别友人的忧伤。如若春天的温暖一直留在心中,路途中就绝不会少了陌上花开的风景,更多的时候,抵御冰雪和寒冷的不仅仅是身上的衣,更需要一颗火热又坚定的心。

说到避寒之衣,不禁想起《红楼梦》中一个不起眼的女子邢岫烟。曹雪芹用“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,并无避雪之衣”这行简单的文字让她出现在那个琉璃世界的角落,简单干净、不卑不亢。在众人眼中,没有避雪之衣的她是很寒冷的,是卑微的,然而她的心中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琉璃世界,不着富贵之色,坦然穿越风雪。“看来岂是寻常色,浓淡由他冰雪中。”邢岫烟所作的这首咏梅诗用自和从容让她成为大观园中的出袖游云,那云,不正是雪的故乡吗?

透过这朵藏满雪的游云,我在想内心的丰盈在生活中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?在发小出嫁的前一天,我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去看她,出出进进的很多人,我坐在沙发的角落整理着礼物中的小卡片,等待忙碌的发小。这时有个高大瘦弱的中年男人走过来,弯着腰说:“丫头,你这个卡片好精致,我能看看吗?”我微笑着将手中的卡片递了过去,悄悄打量那个陌生人,卷卷的头发,高鼻梁,深邃的目光,穿半旧但很干净的衣。

那张有着红梅底纹的小卡片上写着一段简单的祝福语,他看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,拉开夹克的拉链,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:“我可以给你上面加一句话吗?”我觉得有点突兀但还是微微点了头,看着他用苍劲有力的笔在卡片尾部写下一行诗: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

读高中时,第一次读这句诗,深深为它能准确表达我的心意而震撼。是啊,我的礼物和卡片就是想告诉发小,早早背负起生活重担的她是和雪中的梅花一样坚韧、美丽,不一样的选择会有不一样的风景,希望她一直做那个阳光自信的女孩。而在一句诗面前,我的语言很苍白。

“这句诗很好,但我更喜欢陆游的诗。”他站起来微笑着,说完便走了。我对这个神秘的人很好奇,打听关于他的故事,“他呀,天暖的时候在家种地,天冷了就进城打工,对了,他还会写诗呢!”发小的哥哥跟我讲述着,听说他从城里打工带回来的钱不多,但是带回来的书却是一包又一包,他的生活并不富裕,却总能自由随性。后来,我把那句诗写在了日记本的扉页,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让我看到了生命不一样的定义,万物有别,却各有所长。

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看着路灯下纷飞的雪,我轻读着这句诗。生活中总有冬天,总有雪落,而那个掌心落雪的小孩不就是我沁入心扉的一缕梅香吗?就像戈壁上的塔林,就像化验室窗台的多肉,风雪里的每一份坚守,都是人间的一缕香。

(作者来自宁夏能化)